

七十年前,太平岛上的往事(下)

◆ 客子

日本侵占南沙群岛先后达 10 余年,在岛上修建了一些设施,虽然这些设施已被战争破坏,但从残碎的遗迹上还可揣测出当年日本人在岛上的建设规模及其计划。日本人在岛上筑有钢骨水泥平房 10 余座,位于岛之东隅的两座,曾是日本海军的兵舍和仓库,已被炸毁。岛之西隅的一座,尚能遮蔽风雨。南隅一座原为日军发电厂,附近弹痕累累,墙壁及顶盖略有毁损。其余 10 余座建筑零散于全岛各隅,皆仅存屋基。岛上的给水设备,有水塔 1 座,长方形的蓄水池 1 口,全岛各隅有圆井 5 口、方井 4 口。储水量视潮汐涨落而定,水质带有咸味,非良好饮用水,日本人因此曾建洋灰蓄水池 10 口储存天水,可供 300 人饮用。

在太平岛的西南方,有一块日本人侵占时所建的碑。中国收复南沙群岛人员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摧毁此碑,并在原址用钢筋水泥混凝土建立我国的碑石。我国的这块碑石,碑身为方锥形,四面刻字,依次为,正面:“太平岛”;背面:“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碑左侧:“太平舰到此”;碑右侧:“中业舰到此”。在岛的东端,正对日出的地方,同样竖立起一座水泥钢筋碑石,石碑埋入土中,露出地面大约仅有半人高。

太平岛立碑竣工后,由麦蕴瑜主持,全体接收人员怀着激动的心情肃立碑前,举行接收仪式和升旗仪式。大家为完成接收南沙群岛的神圣使命而感光荣、激动,欢呼雀跃,燃放鞭炮,摄影留念。鞭炮声、欢呼声响彻这个曾经被战火燃烧的海岛,伴随着海浪声声,直冲云霄。

完成接收南沙群岛的任务后,“太平”“永兴”两舰会合,于 12 月 15 日奉令离开太平岛,沿途巡视了南沙北部的南钥、中业、双子诸岛,然后返回榆林港汇报候令。12 月 26 日,“太平”“永兴”两舰驶回广州白鹅潭,受到当地各界隆重欢迎。

1947 年元旦,“太平”舰和“永兴”舰停泊白鹅潭江面,举行了收复南沙、西沙群岛的记者招待会。海军总司令部电令嘉奖这次接收

南沙群岛的人员官兵,并在各报头版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收复了神圣的领土——西沙和南沙群岛!

踏访南沙,太平岛风光实录

1947 年 3 月底,“中业”舰接到海军总部命令,将再次驶往南沙群岛,进行收复后的巡岛访问。4 月中旬“中业”舰从上海启航,开往台湾高雄装载运往南沙群岛的物资、粮食等。5 月 3 日,“中业”舰从台北驶往广州,途中在香港停泊两日。因雇不到“领江”拖至 8 日下午 3 时 30 分才从广州白鹅潭开至黄埔,舰上机器又有故障,不得不在黄埔滞留一夜,延至 9 日中午方开出珠江口。舰船到达榆林港,恰遇南中国海低气压袭击,西沙、南沙群岛均电告白浪滔天。因不便航行,被迫在榆林港避风,又等候了 7 天。5 月 18 日下午 8 时,“中业”舰终于从榆林港出发,驶向南沙群岛。

18 日开航之后,沿途风平浪静,海不扬波。但是越向南行,天气越炎热,上午 10 时以后便无法逗留甲板观赏飞鱼海鸟。20 日早忽然轮机组的副机坏了一部,幸而抢修迅速,当晚就把机器修复,终于次日下午 5 时到达太平岛。

这时,岛上守军及工作人员早已在海边列队欢迎。这批人都是 1946 年 12 月收复南沙群岛时就留在岛上的,半年来孤悬海外,生活枯寂,对大陆家乡深怀系念。彼此相见,激动得流下泪来。谈及生活状况,守岛军人说,若再迟到 5 天,岛上就要断粮啦,已两月不知油味。来访者到仓库一看,果然只剩一包大米。虽然艰苦,但守岛官兵克尽职守,守土有责。

太平岛的面积仅比广州沙面大三分之一,东西长 1360 米,南北宽 300 米,环岛漫步一周,只需 50 分钟。岛上树木丛生,间有香蕉、木瓜、椰子等。岛上蚁鼠很多,随处可见。

岛上的海鸟甚为精灵并有组织性,白天到别的小岛觅食,黄昏时结队归来。投宿之前,必先有一两只鸟低飞侦查,侦查完毕,一



■『太平』舰抵达南沙群岛勒石立证

声长啸,如发号令。盘旋于上空的鸟群队伍听到号令,鱼贯降落于丛莽中。但仍有一两只鸟通宵轮值,盘旋空中,好似瞭望哨。若有人走进鸟群宿营地,担任瞭望的鸟儿即发出信号,鸟群闻警立刻振翅高飞。

岛上没有黏土,全是灰白色的珊瑚礁经风化后变成的细沙,不宜种植稻粟和蔬菜之类的作物。日本人占领时曾运了一些泥土到岛上,在岛的中部辟出一两亩地试种各种作物,甘蔗试种成功。中国守军收复太平岛后就利用这块地试种蔬菜和瓜豆。最初播种下去,都被岛上鼠蚁吞食,即使瓜菜长出幼苗,仍会受到鼠蚁侵害,很难成活。本来岛上有许多鸟粪,但被日本人所经营的拉强磷矿公司采掘,已被运去 25,900 余吨,留在岛上的鸟粪已不甚丰。战争结束前的 10 年里,日本人在岛上构筑武装设施,后遭美军战火猛烈打击,当时海鸟多已离去,没有新的鸟粪堆积层,失去了继续采掘的价值。

南沙群岛的潮汐,高潮时间多在上午 7

38.七人出狱

同日蒋介石的讲话传到苏州看守所,七人看到中国出现了一致抗战的局面。他们向蒋介石发出电报:“钧座昭告国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渴求和平之后盾,而以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为牺牲最后关头之境界,其解决之条件,亦须一本领土主权不受侵害之原则,否则唯有以牺牲到底之决心,为民族生存之保障,义正辞严,不胜感奋。”

7 月 30 日,江苏省高等法院裁定称,“沈钧儒等各被告因危害民国一案,羁押时逾半载,精神痛苦,家属失其赡养等,申请停止羁押,本院查核尚无不合,应予照准”。法院同时提出,“由殷实之人,或商铺二百元之保证书,以便交保开释”。沈钧儒由张一麟作保,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生分别由李根源、张一鹏、陆嘉弼、陶家瑶、潘经报、钱梓楚等人具保,同案罗青、顾留馨也同时具保释放。

第二天傍晚,手续办妥,六人走出看守所大门。这时,门外已聚集着两百多人,欢迎他们出狱。一时间军乐齐鸣、爆竹齐放,口号声不绝。六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史良披着一身夕阳走出司前街看守所,赶往横街看守所,与她的战友们会合。他们彼此祝贺,相互用蒲扇拍打,笑着,不由又想起了押往苏州途中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李公朴站在人群中挥动双臂,指挥大家引吭高唱。有人用当时十分珍贵的摄影机,拍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

沈钧儒代表其他六人,对前来采访的各报记者说:“钧儒等今天步出狱门,见抗敌之呼声,已普遍全国,衷心万分愉快,当不变初旨,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奋斗。”

七人出狱,在当时只是所谓停止羁押,属于具保释放性质,整个案子并没有了结。直到第三年,即 1939 年 1 月 26 日,才由四川省高等法院一分院宣布撤回起诉。至此,在司法上做了了结。

一列火车鸣笛长啸,冲破黑色的幕帷,向上海风驰电掣般地驶去。

时至 10 时。高潮到来的时候,犹如万马奔腾,雷霆万钧之势,澎湃之声响彻岛礁。下午 1 时开始退潮,5 时以后便是低潮时间,这时,北面海滩延伸入海 500 米,南面水域较深亦有 200 余米的海滩,东、西两端海滩较小。低潮之时,海滩上的珊瑚礁从里有很多鱼虾、海参之类,任人采撷。太平岛周围,环礁之间,水深不过 5 尺,实为优良的渔业产区。

晚间大海龟(约有三四百斤重)、玳瑁、螃蟹等结伴登陆,爬过沙滩或珊瑚堆积物时发出“沙沙”之声,俨然秋风扫落叶一般。南沙群岛海产之丰富,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难怪日本人曾在这此建造渔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将南沙群岛作为其侵略东南亚的南进跳板,但他们的失败也正是始于南沙群岛。据当时海军方面的情报记载,盟军在南太平洋开始越岛反攻时,南沙群岛附近的战事甚为激烈。仅以南沙主岛太平岛而言,在中国军队收复时,海滩上机关枪弹壳遍地皆是,岛上从葬中仍有 10 余枚未爆炸的 500 磅以上的大炸弹,后被守岛官兵将炸弹壳挂起来作为警钟。

1947 年 5 月 21 日—24 日,考察人员在岛上住了 3 天,收集到许多实地资料。24 日下午 3 时许,“中业”舰启碇北返,带着考察成果返航。

1947 年 6 月 11 日—15 日,在广州文献馆举办了西沙、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公开展出了各种实物、标本、照片、图表及历史文物等珍贵资料,参观者达 30 万人次。

1947 年 10 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重新命名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名称共 159 个,正式公布中外,并公布 11 段海洋断续国界线(注: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九段线”),宣布施行。日本政府于 1952 年正式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名义与要求”,从而将南沙群岛正式交还给中国。

摘自《档案春秋》2017 年第 1 期

七人回到了上海,回到温馨的家,回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中,迎着风暴继续搏击。

出狱后七人回到上海。8 月 3 日应南京政府之邀,乘京沪快车离沪,去陈述他们的抗战主张。在南京,蒋介石单独接见了沈钧儒,七人拜访了国民党实力派人物陈立夫、邵力子、叶楚傖,地方实力派人物冯玉祥、阎锡山、刘湘以及一贯支持救国运动的爱国老人马相伯。国民党实力派纷纷提出要他们解散救国会或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展开工作,遭到七人的拒绝。

在南京期间,沈钧儒代表七人发表谈话:“出狱后来京晋见政军当局,大家对于抗战决定,表示完全一致……对此次党政军领袖所表示对国内问题,无不以宽大仁厚坦白率直为依归,此与全国民众之所祈求者,真可谓上下一心。”“目下民众工作,应该统一领导,应该格外具体、格外沉着,自属不成问题。但必须在全国动员之下,在积极行动当中……所以言统一领导,不能全靠几纸文言与几个机构,而需要普遍的深入的动员。言沉着,决不是不动,更不是消沉,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动。”南京之行,令七人心痛的不单是南京政府要求解散救国会,更痛心的是国家处在日寇的炮火下,随时有亡国的可能,但是南京政府迟疑于国共合作的谈判桌前,不愿与共产党订立协议,肯定中共的合法地位;有限的军事准备,不足以粉碎日寇的全面进犯,可怕的是抗战的政治准备,更落后于军事行动。政府的无计划和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必然会导致民众的松散和软弱,影响到军队的抗战情绪。全民的组织和参与恰是保证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民众的抗战动员、组织、教育工作,在这一时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之后,七人分批回上海。时隔不久,沈钧儒再次去南京,参加国防议会第一次会议,作为参议员,他提出《进行战时乡村民众训练》等五六项提案。邹韬奋回到上海,仅用五天时间创办了《抗战三日刊》。

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24.“一对一”点评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景唐先生对我说:“选择,是编辑的主要本质特征,当初,没有赵家璧的选择,就没有不朽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从他的眼神和口气中,我能够充分感受到一种终生从事富有创新开拓精神内涵的编辑出版事业的自豪感。

我在听到并牢记丁先生这句话的五年后,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一室的文学编辑,为我提供种种极好的学习和感受机会,让我开阔眼界,接受最好的现场教育和感染,看到巨大的差距,提升奋进的自信,这是我今后做出编辑工作成绩的坚强基石和充分底气。

在我从遥远的云南边疆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三十余年里,景唐先生一直是以各种形式,给我以充分的厚爱和关心、期待。1980 年初,丁先生赠予我 1979 年 11 月全国文代会期间,他与丁玲、陈明、刘光夏合影于丁玲家中的珍贵照片。

1986 年 4 月,丁先生在也是编辑出版家郝铭鉴先生、著名美术装帧家陶雪华的协助下,编成了装帧精美、别具一格的《文艺日记》。这本书专门邀请巴金、朱光潜、曹禺、艾青、王蒙、谌容等十几位著名作家亲笔题写赠言,并有世界著名文学艺术家的隽句和名画。当时,《文艺日记》发行四十万册,读者纷纷将其作为馈赠亲友的上佳礼品。景唐先生在本书的扉页为我题词:“金光,金光,金光!手下生出了伟大——《殷夫集·意识的旋律》小林书友大吉!老丁 1991 年 1 月”。扉页的右上角是他的“犹恋风流纸墨香”鲜红色印章。

1989 年 6 月 19 日的书讯报,发表了我撰写的《瞿秋白研究两师友——访丁景唐和王观泉》。我在采访了两位先生并完稿后,景唐先生对此文做了细致的修改,总共十二页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有丁先生或是红笔或是



蓝笔作出的删削增补文字,特别是稿纸首页左上角,他用圆珠笔批示:“1. 语言是否可以朴素些? 2. 短些。”这种针对性很强的“一对一”点评,直点我的“软肋”和“命穴”,对于我今后文学创作的进步和提高,无疑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1999 年 1 月,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景唐先生将其参加“全国瞿秋白生平 and 思想研讨会”的留影交给我,并题词“宣读论文之后 丁景唐”。

2000 年 7 月 31 日,景唐先生又赠给我他在邹韬奋纪念馆的留影照片,“修晓林学弟存念,韬奋故居,老丁赠”。

这是面对面的教诲,是心连心的关怀。先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兢兢业业又踏踏实实的工作精神,是我有生之年做好一位编辑和作家,受用不尽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景唐先生凡有发表、出版或是别人采访他的著作和文章,都会当面或是托人带给我:《四十年前西湖客》《怀阿丹》《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犹恋风流纸墨香——记景唐六十年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记九位文化老人丁景唐》《丁景唐和巴金的友情》……

2003 年 8 月,由我责编的天津作家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各方关注,广大读者和作家、评论家均盛赞此书的历史、文化和出版价值。东北一位友人问老丁要这本书,丁先生也就有机会看了这本书。那天晚上,他在给我的电话中说:“晓林,这本书写得好,很有价值,出版这本书是要有勇气的,代我向作者致敬。”此前,2000 年 2 月 26 日的《文汇报读书周报》刊登了我对彭小莲纪实文学《他们的岁月》评论文章《当狂飙已经平定》后,他也是立即给我打电话,给予肯定。

老丁的女儿丁言昭、儿子丁言模也都是作家,能写文章,都出版有多本著作。凡有他这两位儿女的著作,都会特地赠送给我,或赠他新近发表的文章和新拍摄的照片,每一件都会端端正正地写上时间、地点和相赠对方的姓名,然后签名或盖章,他还会将一小片薄绵纸轻覆红印,真是仔细又深情。老先生喜欢这句话:纸墨更寿于金石。